

冰蘖其清，毛公一人

清官毛恺事略

蔡恭

出于一种爱戴与敬仰，江山人皆称毛恺为“毛尚书”，并演绎出被严嵩陷害而斩首，皇帝赐18颗金头等诸多动人故事。如今，仙居寺新修的侧殿里，就有一尊毛恺塑像。像旁的楹联，恰是毛恺仕途的写照：“为官廿四任，一身正气立朝纲；历宦四十年，两袖清风还乡里。”



毛恺。资料图片

毛恺，字达和，号介川，江山石门镇人。生于明正德元年（1506）农历十二月十三日。家庭出身贫穷，父亲毛本荣，以租种他人田地维持生计。

少年时，毛恺跟随叔父镇安君读书。作文、解题常出人于意料。镇安君道：“此儿颖悟异常，我不能任其师。”推荐毛恺从福建解元张燮为师。相传，有一年大旱，田地歉收，家中无粮交租，毛恺便找地主王守说理。王守见他小小年纪谈吐不俗，收他为义子，资助他完成学业。

明嘉靖十年（1531），毛恺乡试中举人。嘉靖十四年赴京，廷试中进士。次年，以进士进“行人司”任职。

嘉靖十八年，毛恺授广西监察御史。当时，朝中夏言执政，任用私党、排斥异己。毛恺向嘉靖皇帝上《慎考察以隆治道疏》，要求“敕下吏部、都察院，务秉公正之心，痛改积久之弊。考其素履，不感于浮言。报其实迹，不眩于疑似。……如此，是非不至混淆，贤否不至于倒置。”从此，夏言便怀恨在心。

嘉靖十九年，毛恺被贬为宁国推官。审理案件，他从不轻信差役、吏属，“不寄耳目于人”，总是深入调查，依事实、凭证据，秉公执法。于是“人服其明”，被称为“毛青天”。邻近地区百姓，也上书呼吁“欲得毛青天”。

嘉靖二十一年，毛恺任南京工部营缮司主事，分管芜湖关税收。税关设在荆湖下游，“舳舻相接，商税无算”，管税官员往往难守清廉。毛恺委任县佐管理钱财，税银皆存于县库，丝毫不沾。每年超出定额，多收的部分，均全部返还商民，以鼓励经商、繁荣经济。商民称赞“冰蘖其清，毛公一人”。

嘉靖二十八年，毛恺任江西瑞州知府。瑞州历年多欠田赋。毛恺叮嘱部属，追缴百姓欠粮，务必以理服人，放宽期限。遇到贫困户，他就以自己的俸银代缴。“民感激，欢呼若更生。”毛恺又宣扬礼义、严明法纪、纠正民间恶习。

两年后，毛恺调任安徽宁国知府。后，又改任山东莱州知府。

嘉靖三十三年，毛恺任天津兵备副使。当时，天津土地荒芜、连年歉收，平民百姓难以维持生计。毛恺到任后，即筹款救济。“艰苦者为之赈，婚丧者为之给助，众赖安全，而荒不为

害”。并且，毛恺“开渠以泄积派，筑堤以防漫流，水患得以平息”。毛恺严肃军纪，查禁军官虐待士兵的行为。“至于理冤讼，平物价，节财省费，禁盗安民，纷纷善政，不一而足”。毛恺调离之日，天津百姓万人空巷，“遮道涕泣而留之”。去后又为毛恺建报功祠、立《去思碑》。碑称：毛恺“出途中，则问之耕牧；入，则延父老问以饥寒、疾苦之状。故按脉而治，治无不中”。

毛恺治天津三年后，调任山东按察副使、山西布政使右参政。嘉靖三十九年，毛恺升任河南巡按使、河南右布政使。

嘉靖四十年，毛恺以都察院右金都御史衔，巡抚真定地区，提督紫荆关等要塞。因治军有方、防卫得力，鞑鞑不敢来犯。

自河南调真定之初，也正值荒年。饥民载道、车不能行。毛恺先捐出俸银，以济灾民所急，后又上疏蠲免灾区税赋。“民欢声如雷，且感且泣”。

嘉靖四十四年，毛恺调任南京刑部、吏部右侍郎。四十五年，升任南京礼部尚书、吏部尚书。南京当时是留都，虽有整套权力机构，政治中心却在北京。

隆庆二年（1568），毛恺任北京刑部尚书。当时，有数名太监犯法，受到隆庆皇帝庇护。毛恺斗胆上疏力争：“臣等伏思，法者祖宗之法也，天下之法也，非臣等可得而私也，亦非皇上可得而私也，当与天下共之。”皇帝自知理亏，只得把犯人交刑部处理。

太监李芳检举京官贪污、浪费，谏劝隆庆皇帝勿耽溺游乐。隆庆大怒，廷杖八十，下刑部监禁，等待处决。毛恺一再请谏，坚持秉公处理。奏称：“李芳罪状未明，臣等莫知所坐。”李芳终于获释。

平民智贵因酒醉误闯皇城，被乾明门副、司礼监长乱棍打死。毛恺上疏：“智贵虽其乘醉擅入皇城，而法不至死。登时毙于杖下，情有可悯。若不依律处治，则此辈视人命于草菅矣。……若使二犯竟得挠法以免，中外传闻将谓：三尺之法，近且不行，奚远之能及！又将谓：自今以往，死者可以无偿，生者可以幸免，恐白昼杀人于市者，将接迹于天下矣！”两位草菅人命者，终受法律制裁。

毛恺上《题禁滥狱疏》，列陈“刑之滥者”种种表现，奏请改革，释放狱中无辜囚犯。毛恺据理力争，京官犯罪，一律交司法部门查处。



仙居室内有毛恺塑像。资料图片

同年，迫于当局腐朽，官场斗争激烈及疾病等原因，毛恺9次上疏，恳求辞官。至隆庆四年（1570）方获批准，被特赐驰驿还乡。当年九月九日重阳节，因“脾泄疾”逝于石门故居，葬于江山城南景星山（今称老虎山），享年65岁。至万历初，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“端简”。

三

毛恺生平著有《薛文清读书录抄释》3卷、《介川文集》10卷、奏议8卷。

天津百姓在毛恺去任后立的《去思碑》上写道：“公自奉俭约，布衣瓦器，饭常蔬菜，衣食必以常禄，非常禄所出，则勿衣食。”

刑部侍郎戴才撰文称：“公生江山，俯川而居，田庐萧然，筑不加营，耕不拓畔，食不兼馐，衣不重采，学静内修，寡嗜欲，绝玩好，淡如也。问之乡人，曰：茹山饮泉，不改其素，六十五年如一日矣！”

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），江山县筹建城墙，知县余一龙当初认为，造城费用，只要几户高官如毛恺、赵镗及富户等，按田粮派银就足够了。他查阅粮册，发现毛恺家只有薄田数亩、米仅数石，不及普通下户的产业。余一龙大为感动：“如先生彻表彻里，浑然一致，天下宁几人哉？”

《西游记》作者吴承恩，在为毛恺写的《道德逢辰颂·序》中说：“昔之以清著誉者亦有矣。然，清或多于绝物，而公恢之以宽；清或多于近名，而公履之以让；清或多于罔衷，而公伤之以礼；清或多于遗务，而公体之以勤。以礼化理宏敷，原于道德。”

明代著名政治家、改革家、首辅张居正，视毛恺为不可多得的、可以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的知己。在毛恺引退还乡途中，张居正还在京城思念他，想像着他的车马渐渐远去，不禁伏案疾书，传驿快马追赶，信云：“今之士大夫冠纓相摩，踵足相接，一时号为交流者盖不少矣。然而，未必皆可与之言也。可与之言矣，犹未可与之微言也。可与之微言矣，犹未可与之不言也。若夫目击而道存，无心而冥解者，若仆（张居正自称）与翁盖庶几焉。仆每一相见，即颓然、嗒然，若游大虚而涉广漠者。不知翁之洗我以德耶？岂以仆之鄙、仆任率有当于翁之心，相薰相忘，莫知所以然而然耶？施麾渐远，怅望为劳，惟此一段精神，相期于形神之外者，则固非地所能限耳，承翰教瞻恋弥增。南中会楚侗丈，幸言仆与翁所以相与者如此。”